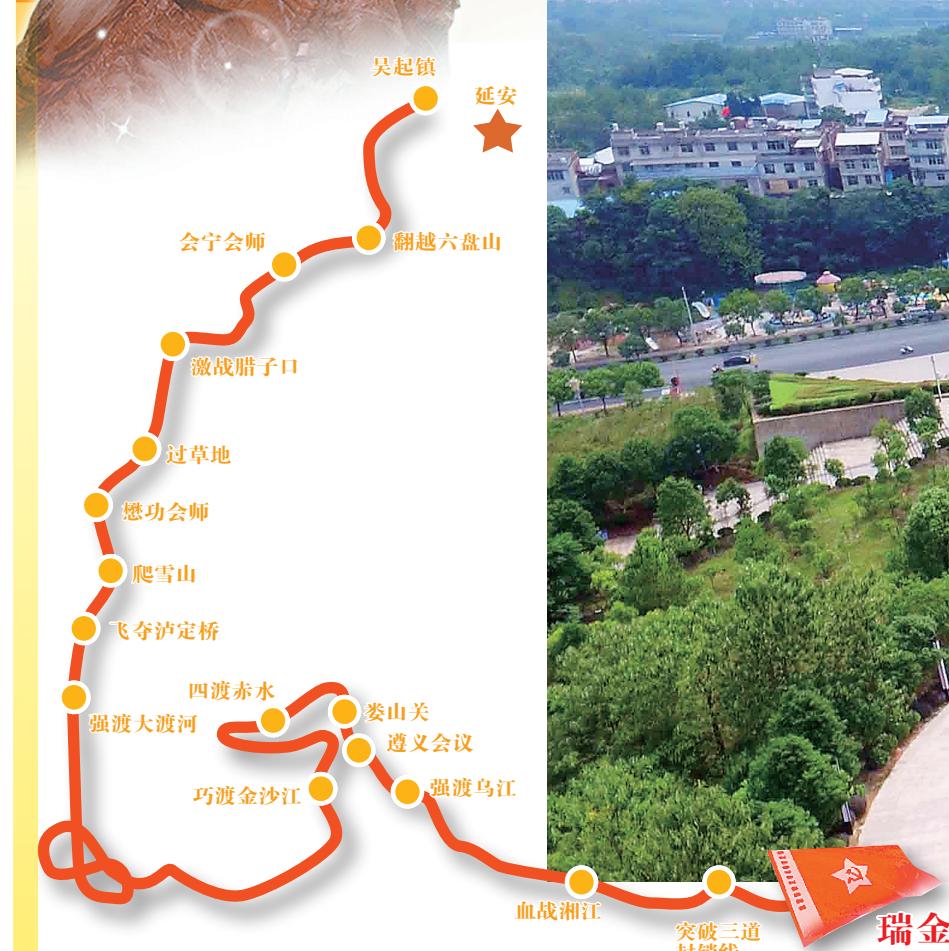




红军长征路  
瑞金  
闻天下之大  
事  
见闻  
长  
征  
路  
瑞  
金

海南银行  
BANK OF HAINAN • 伴你行 A03

2016年9月2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：蔡潇 主编：李冰 美编：王凤龙 海南日报



瑞金中华苏维埃纪念园。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

1934年10月10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及红军的军委机构离开首都瑞金，一路上至少8位琼崖儿女陆续加入长征

## 红都转移：悬崖边的生死抉择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陈成智 李磊

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乡，云山古寺。古香樟树枝繁茂遮天蔽日。

“云山日永常如昼，古寺林深不老春”，古寺东侧院门上的对联，依旧是82年前的样貌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1934年9月中旬，居住在这座小寺庙里的那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，在匆匆下山赶赴于都时也没有料到，这一走，竟然走到了陕北。

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，事实上十分符合这位中年男子的一贯战略思想：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！他叫毛泽东。

### 反“围剿”失败后的“补课”

从1930年冬到1934年秋，国民党调集了上百万兵力，对工农红军开展了持续近4年的军事“围剿”。

国民党军队加紧部队，总兵力至少在两百万人以上，有坦克、飞机和先进的火炮；而当时分布在全国的红军总数不超过20万人，装备落后供给不足，而且被分割在各个根据地内。

看似怎么打怎么赢的国民党军队，在前四次“围剿”中，却吃尽了苦头。从未在任何军事学校上过学的毛泽东，一次又一次地，给国民党军那些来自黄埔以及其他知名军校的高材生，上了生动的军事课。

采访团来到瑞金叶坪景区，“一苏大”会址、毛主席旧居……这些遗迹都得到了当地大力保护和开发。去年，这里成功获评5A级景区。“平常每天有一千多名游客，黄金周时能有两三万人。”景区副主任邓张哥说。

瑞金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伍春华告诉记者：“瑞金正在发挥资源优势，打造全域旅游，做大‘红+绿’旅游经济蛋糕。”如今，当地着力打造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基本成型，旅游总收入突破20亿元，年游客量突破600万人次。

过去5年，总人口70万的瑞金，GDP从65亿元提升到122亿元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获批，新增开发面积6500亩；9.7万人实现脱贫，贫困率下降约20个百分点。

过去一年，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51元，增长15.3%，增幅列所属赣州市首位。

徜徉在夜的瑞金，华灯璀璨，清爽宜人。霓虹灯的映衬下，“振兴中央苏区”的标语依旧醒目。

历史与现实，在这里交织。瑞金，这座昔日战地红都，正在书写老区经济大提速、大发展的新长征。

(本报瑞金9月19日电)

毛泽东推崇的作战原则是：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，游击战里操胜算；大步进退，诱敌深入，集中兵力，各个击破，运动战中歼敌人。

然而，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，号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的到来，改变了一切。毛泽东很快被剥夺军事指挥权。

红军被要求不断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动进攻，不断与实力对比悬殊的敌人硬碰硬，伤亡巨大的战役一再出现。1934年4月底，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——广昌失守。

从这一刻开始，红军战略转移几乎已成定局。再不走，中央苏区有被“包围”的巨大危险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严重失利，以惨痛的代价，宣告了王明错误路线和李德瞎指挥行不通。

云石山革命旧址讲解员梁欢告诉我们，有史实披露：毛泽东起初并不在长征名单中！是周恩来用异常坚决的态度让毛泽东加入队伍。

### 长征中的海南身影

在瑞金市党史办和瑞金市云石山革命旧址，记者都看到了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令。

军委纵队、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赶往于都，和从兴国、长汀、会昌等地聚集于都的红一、三、五、八、九

军团一道，经过一周左右的休整和扩充，10月16日起陆续渡过于都河，8.6万多人的庞大队伍，陆续开始了震惊世界的长征。

在浩浩荡荡的长征队伍中，至少有8位海南人也被裹进未知的洪流。在血与火的考验中，他们都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追随者。

张云逸：时任中革军委参谋部长、红八军团参谋长，1934年7月，张云逸被派往粤赣山区打游击，长征开始后，11月初，张云逸在粤赣边界的大庾岭迎接从瑞金出发西征转移的中央红军，并同中央红军一道长征。

周士第：1933年在中央苏区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。跟随军委纵队长征。

庄田：时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政治委员，跟随第九军团出发长征。

符确坚：长征前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财政部文书科工作，随中央纵队参加长征。

谢飞：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机要员，为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之一，随中央纵队长征。

云广英：长征前任红军特科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员，随军委纵队长征。

林青：红三军团无线电二分队长、政委，随红三军团从于都集结参加长征。

疾、疟疾、夜盲症。为了抵御山里的寒风冷雨，常常几个人依偎在一起取暖，或是把芭蕉叶烤热了当作草席盖。火柴用完了，他们就钻木取火……

有多少人是被饿死、冻死的？没有确切的统计。在中瑞农场水坡5队22段的路边曾经有棵大榕树，有9位红军坐在树下休息，便再也无力站起来。

如此煎熬着，直至1933年4月最后一次突围前，这支队伍只剩下25人，不到进山前的四分之一。

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的艰难日子

海南党史研究资深专家邢诒孔告诉记者，目前可以确认的是，在红三军团任职、原籍海南琼山的陈锐也参加了长征，途中牺牲在四川，但其他资料再难找寻。

我们相信，行进在当年莽莽苍苍密林中的海南战士，一定不止这8人……

### 值得永远铭记的长征精神

在瑞金采访，我们一次又一次被震撼。

我们终于明白，从美国作家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，到英国青年李爱德、马普安，到成百上千的中国青年，为什么这么多中外青年，热衷于重走长征路。

参加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，指战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，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20岁，14岁至18岁的战士将近一半……

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：坚定的信念、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。

长征精神，我们在其后同样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、解放战争，以及抗美援朝，自主研发“两弹一星”……在无数的重大历史事件中，我们总能瞥见“变不可能为可能”的信念、意志与勇敢！

长征，注定将成为一段不朽的传奇，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路上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！

(本报瑞金9月19日电)

1933年中央红军面临重重“围剿”，琼崖革命武装也正岌岌可危

## 母瑞山蛰伏八月待天明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

实习生 陈卓斌

沿着一条羊肠小道，在山林和丘陵的簇拥下，我们来到了母瑞山最高峰南牛岭。80多年前，就是这片绿意葱茏的土地，保住了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。

1932年7月，国民党当局对琼崖红军开始第二次“围剿”，琼崖几块主要革命根据地先后被敌攻破。

除母瑞山上冯白驹等率领的100多人，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党政干部外，红军独立师已经解体，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遭受严重破坏，琼崖党组织和省委、党中央都中断了联系。

可以说，这是琼崖革命火苗最为暗弱、琼崖革命武装岌岌可危的时刻。

对于在密林深处坚持艰苦斗争的冯白驹等人来说，饥饿和寒冷就是他们的敌人——8个月间，只能找野菜、拾野果充饥，几乎没人吃过一顿饱饭，长时间油盐不沾，很多人患上了水肿、脚

疾、疟疾、夜盲症。为了抵御山里的寒风冷雨，常常几个人依偎在一起取暖，或是把芭蕉叶烤热了当作草席盖。火柴用完了，他们就钻木取火……

有多少人是被饿死、冻死的？没有确切的统计。在中瑞农场水坡5队22段的路边曾经有棵大榕树，有9位红军坐在树下休息，便再也无力站起来。

如此煎熬着，直至1933年4月最后一次突围前，这支队伍只剩下25人，不到进山前的四分之一。

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的艰难日子

里，冯白驹始终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心。许多革命先驱在回忆录里记载，冯白驹常常坚定地对同志们说：“革命是曲折的，但前途是光明的。只要我们坚定信心，坚持到底，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。”

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、研究员邢诒孔说，在那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，琼崖共产党人吃的苦并不比长征红军吃的少。他们虽不知岛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如何，但同样以血肉之躯接受了党的考验，接受了信仰的洗礼。(本报海口9月19日讯)



在叶坪革命旧址群(苏维埃一大旧址)，杨桂华老人(右一)已经当了16年的宣传红军长征精神志愿者。

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

码上读

红军印迹  
刻在琼崖人民心中  
视频摄影：李庆芳 陈元才  
视频剪辑：李伟琼

